

人生真味

# 早餐里的浪漫

●张金凤

这是个晴日的早晨,起床后,我习惯于在床头靠一会儿。许多个冬日的早晨,我就是这样慵懒,今天也是如此。先生准备上班了,假期中的孩子还在酣睡,我慢慢吞去找鸡蛋准备早餐,看见一盒香肠,顺便也带到厨房里。

我早晨并不常吃鸡蛋,但今天必须煮。其实早餐更应该吃小米干饭,但是煮饭时间太长,就放弃了。正月十一早晨吃小米干饭是我娘家多年的惯例,自从我降生到诸葛村张家门第,正月十一的三餐就有了不同。原先也是要吃小米干饭的,但一般是晚上吃,以示对庄稼生日这一节令的重视。当我的生日叠加在庄稼生日之上时,我们就各有领地,晚餐的饺子是我的,那是对我的祝福。小米干饭挪到早晨吃,那是对庄稼的虔敬。

过生日吃煮鸡蛋也是必修课。老人们说,吃了生日鸡蛋“八字硬”。不知道“八字”为何事的童年,却懂得鸡蛋是最高奖赏。年年生日都吃煮鸡蛋,就那么一个,母亲悄悄地递给过生日的人。后来富裕了,一旦有过生日的就多煮几个,一家人都跟着沾光。我乐意吃生日鸡蛋,仿佛鸡蛋上有符,吃过以后真的能抵御邪恶。

这次,我为自己的生日煮上六个鸡蛋,又蒸了香肠。没做长寿面,我家乡旧俗里没有这个,但我还是用香肠做长久之意的象征。锅里还蒸了两个豆包,因为它是红豆馅的,我取它的红红火火之意。

等早餐端到桌上,感觉还可以更完美。于是,把一只真空包装的鸡拆开,正好装满一盘,鸡、香肠、豆包、鸡蛋,四个餐盘往桌上一摆,很有意思。我又洗了几棵韭菜,我喜欢吃生韭菜,再把果盘里的小西红柿拿到鸡蛋盘里四个。如此,红有弹性可破的西红柿,绿有鲜灵灵的韭菜,比之前面的画面多了灵动,尤其是被红绿点缀过,那盘黑黢黢的香肠也不那么压气氛。

拍了张照片,发到两个知道我过生日的群里。“娱乐一下,猜猜早餐的寓意。”我说。一个群是几个亲密家庭,另一个群是几个亲密文友。家庭群里先爆发,小高说庄稼丰收,又补充说,五谷蔬菜都丰收,还有肉和

鸡,应该是农业大丰收,乡村大振兴。她尽管是娇生惯养的城里娃,但还是很跟时代洪流的。鹏说红薯、豆包、鸡蛋、韭菜、鸭。我给了他不及格的评分,因为把鸡看成鸭还可原谅,把香肠看成红薯就过分了。我还提醒他,豆包是红豆馅的。我在拍照的时候,故意把一个豆包掰开,露出红色的馅,但绝大多数人不会注意这个细节。小娜给出四个成语,深得我意:红红火火、吉庆有余、长长久久、事事如意。她又添加了一句话:“但是,你家的早餐也太丰盛了吧。”我说:“是生日早餐,所以就硬了些。”料这个不惑之年不足百斤的瘦女子,已经被我的硬核早餐吓到了。

文友群里也很踊跃,蕾蕾一上来就包揽了太多含义:大吉大利、久久长运、五福临门、六六大顺、四季平安。还特别强调“豆包,都是福”。我所忽略的数字被她挖掘。六个鸡蛋、四个小西红柿,照片上看似五根韭菜,我无从对证,韭菜已经随早餐吃掉了。菊挑剔说:“觉得这个早餐咽不下去,应该有个粥面之类的汤水饭。”我回复说:“我喜欢吃硬饭。”这是实话,我早上喜欢吃面食就炒菜或者咸菜。说完我立即去查这个词,以前只知道男人靠女人生存是“吃软饭”,还真没有深究“吃硬饭”是怎么回事。

网上认定的“吃硬饭”有两层含义:一、身体条件好的人喜欢吃硬一些的饭来获得自己喜欢的口味叫吃硬饭。二、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取得优越的工作和令人羡慕的生活也可以叫作吃硬饭。如此看来,我尽管没有取得多么骄人的成绩,但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打拼而来,也可归于“吃硬饭”一族了。

菊给出几个词:久久长运、事事如意、大吉大利、六六大顺、五福临门。我问从何而来,她说,看见五根肠。其实是六根,我只是不忍说破。先前我曾讥讽她“脑雾”,不忍再把“老眼昏花”扔给她。但是后来还是忍不住说了实话。她倒是从鸡蛋里开发出“圆圆满满”的寓意,也算出新。

饭后,煮一壶大麦茶,庄稼的香、果实的香弥漫在周围,在电脑前敲响刚刚收获的浪漫和美好,极为惬意。

在书海中邂逅日本女孩小豆豆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得是晚饭后和爱人散步到一家书店,偶然拿起一本《窗边的小豆豆》翻阅,立刻被深深吸引。多年过去,书页已微微泛黄,依然是家里珍存的书籍。发生在她身上的关于爱和教育的奇迹已然深入我心,以至于女儿出生时我毫不犹豫地用“小豆豆”当作她的乳名。

话说小豆豆是个刚上小学的女孩,上课爱说话,还把桌子盖不断掀开又合上弄出声响,甚至会离开座椅跑到窗边等着和路过的艺人打招呼。这样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被多所学校拒之门外,直到妈妈领她来到一个叫巴学园的地方,遇到小林宗作校长。小林校长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好了,你跟老师说说话吧,说什么都行,把想说的话全部说给老师听。”这对于因为爱说话而总是遭遇排斥和呵责的小豆豆是多么大的鼓励啊,于是她从家里有只会“握手”和“道歉”,吃过饭以后会表示“很满意”的小狗洛基,一直讲到“爸爸很擅长在海里游泳,连跳水也会”。小林校长脸上始终温和带笑,有时候还问:“后来呢?”就这样,从早晨直到中午,小林校长花了四个小时听小豆豆说话,中间一次都没有打断她。

一校之长,一定有许多公务要忙。可是当看到一个孩子那么信任地,认真地想要把其实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告诉他,他一听就是四个小时,其实是一件蛮“奢侈”的事情。《窗边的小豆豆》里的二十几个故事都堪称儿童教育的范例,的确让我触动很深。事后想来,可能是因为对小林校长的做法有些惊讶和不解在里面。

也许是念念不忘终有回响,最近看到中国台湾学者张大春在《认得几个字》

里谈到关于“说话”的话题,仿佛搁置已久的谜题被重新唤起。一位读者写信向张大春请教,十个月大的儿子从现在开始到小学前,每个阶段应该接触哪些书,每阶段不同的书如何排序?面对如此虔诚的问询,张大春说自己家里只有一样跟许多人家不同,那就是每天有长达两个小时的晚餐时间,全家一起说话。

全家一起说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考验的是家长的耐心和智慧。面对孩子们天马行空有时候也许是漏洞百出的观点和想法,是以傲慢和经验固步自封,不停地打断和纠正,还是先耐心倾听,而后再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二选一的结果必定大不相同。

同样是父亲,《红楼梦》里的贾政是典型的反例。他对贾宝玉永远居高临下,贾宝玉在父亲面前永远战战兢兢。一个看似强硬威风的爸爸从另一个方面看也很可怜,因为他无从知道孩子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也就永远地错过了孩子的成长。

无论是有满肚子经验想要传授的父母,还是有一箩筐知识想要倾倒的老师,都应该相信,鼓励孩子开口,耐心听孩子讲完,是开启亲子交流或者授业解惑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没有这个“一”,其他都无从谈起。

来稿要求 1000 字—1500  
字左右,内容要有细节、有故事、  
有真情,而且一定要原创,题目、  
角度、文体均不限。投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扫码关注  
“文化青岛”

书海邂逅

# 请你听我说说话

张瑜

小巷深处

## 巷口的糜面杏仁茶

●陈柏清

秋风起,在浪涌般一日一日递进的凉意中,举步长街,无端怅惘,总觉得要有些温热的汤汤水水抚慰肠胃。“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郁达夫的笔下,旧屋,浓茶,都是故都的秋中美的一部分。旧屋可解,那浓茶是怎样的茶,无从得知,对于我,却只有一碗香气氤氲的糜面杏仁茶才能温暖日渐深浓的秋意。

老屋的巷口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依着核桃树有个铁皮小屋,一面残破的蓝色三角旗斜插,旗上写着大大的“孙”字。这便是儿时的孙记茶汤店。铁皮房旁边三张木桌,几把椅子,几个小马扎,店主六十上下,光头,白胖和善,老板娘面相年轻,烫着卷发,爱笑却不爱说。茶汤店春夏秋三季营业,冬天老板与老板娘回天津老家,年年岁岁,像候鸟一样来去。铁皮房有整面的玻璃窗,各种茶汤的配料、茶叶都装在大玻璃罐子里,显得非常富有。架子上塑料盒里一排排的小点心,斑斓诱人,散发着香气。从早到晚,只要铁皮房窗户上的木板卸下,就有人坐在核桃树下,喝茶汤,吃点心,茶香飘溢。我特别渴望父亲带我去茶汤店喝茶,坐在核桃树下,一点点喝着热茶,听大人们闲话。虽然不喝茶坐在那里也没人驱赶,可是我爱面子,即使多么向往,如果没买一碗茶,我都会远远地绕着走。

店里有各种茶,可是我最喜欢糜面杏仁茶。淡黄的茶汤,稀稠正好,糯软,香甜,顺滑,芝麻很香,青红丝很劲道,味道很独特。每次买,老板娘还会赠两个小麻团,放在雪白的碟子里,笑着递给我。我望向父亲,父亲微笑着点点头,我接过来,开心得两只小辫子都快要飞起来。在那里喝茶是一种享受,看他们冲茶也很美。大肚子的铜壶一直坐在铁炉子上,壶盖咕噜嘟噜颤着屁股哼着歌,老板笑眯眯地坐在旁边。小铜壶在台上子上,旁边是各种小点心、茶料,老板娘被杯盘小碟

子包围着。“一碗糜面杏仁茶,一壶老红茶,加一点姜粉。”父亲把三元钱递进窗口。“好咧!”老板应着,只见大铜壶的壶身一闪,青花瓷茶壶和玻璃茶杯已在窗台的托盘上。老板娘往杯里轻轻淋了点水,然后递给老板,老板倾斜大铜壶,水柱划着热腾腾的弧线,奔向老板另一只手里的杯子,眨眼琥珀色的茶汤已扣在阔口的杯子里,所有工序环环相扣一气呵成。青红丝,白芝麻,玫瑰花瓣,炸得金灿灿的红薯丝,瓜子仁,随着老板娘蓝格子衬衫袖口粉红色的梅花来回晃动,片刻之间,七彩虹一般喷香美丽的糜面杏仁茶已在大玻璃杯子里氤氲开来。“拿好!”父亲帮我端起茶汤的时候,老板娘已经把端坐两个圆圆小麻团的白碟子递在我手里。如果能在大核桃树下这样暖暖地喝三两次糜面杏仁茶,这个秋天就很美。

见我喜欢喝糜面杏仁茶,母亲特意嘱咐乡下的二姨种了一些糜子,秋天的时候二姨带了糜子面来看我们。糜子面杏仁茶我不陌生,可新鲜的糜子面却头一次见,金灿灿的。母亲做了一些糕点,又去孙记问了茶汤的制法,回来炮制,结果不是稀如水,就是稠得搅不动,丝毫没有孙记店里糜面杏仁茶的美感和顺滑。母亲很恼火,父亲只是笑着把我不肯吃的糜面茶一勺勺吃下去。从那以后,自诩烹饪大师的母亲再没尝试糜面杏仁茶,也不再提,仿佛那是她辉煌履历中的滑铁卢。

搬离那条巷子后,我自己又去吃了几次孙记糜面杏仁茶,人没有从前多,老板依然和善,老板娘依然笑微微地赠我两只喷香的小麻团。旧日邻居老的老,搬的搬,都零落了。新来的人喜欢冒着泡沫、甜得怪异的勾兑饮品,没有耐心坐在核桃树下慢慢品味一杯货真价实的糜面杏仁茶的精致和温暖。我愈发常去,只为感恩与最好的糜面杏仁茶相遇。烟火里一茶一饭的美好,也值得永久珍惜。

征稿启事